

# 另一个音频

文/薛金炜

我和揽澜，几乎是互相看着，一个慢慢长大，一个慢慢变老。我们共同活过那个毁灭文化的年代，论起艺术，一无根底可言。但我们天性中自有一份对文化和艺术的向往，总想走近点，走进来，一探深浅。

许多年了，我看着揽澜学画画，学写作，学设计，学摄影……起步都很幼稚，但他韧劲非凡。仅南京上海的各类展览，就看了不计其数。哪怕看得莫名其妙，继续看；看得疑惑重重，继续看。渐渐地，也终于得其滋味，自成见解。

揽澜做事都是这样不惜工本。他连续多年资助一个无家的云南少年，直到他成家立业；他倾注十余年心血在太行山建立起常州希望小学……同样，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带给我们一个摄影展览。

都说今天是一个繁荣盛世，但又是一个精神的乱世。可以记录、应该记录、必须记录的东西太丰富。揽澜常跟我谈他的收获和心得：今天特地去拍了什么；今天偶然发现了什么……他志向不小，引用老外的理论说：“摄影除了留下历史片段，还要让人的观念与看法有所改变。”揽澜用他沉甸甸的相机，沉着地、沉静地观察、考量、拍摄，在这一过程中，自己首先“有所改变”。

那些破败荒凉诡异的工厂废墟，那些苍痕斑驳衰朽的古苍老屋，好像都有神秘的幽灵在其中喁喁细语。这都是一些行将逝去，或拍摄之后就消失了的光影，它们本当迅速沉入永恒的黑暗。几乎没有人关心、喜欢，没有人觉得它们有任何审美、保留价值。



消逝的光影  
摄/揽澜

可是，出现了一个孤独的身影，一个偏执的怀旧者，给它们留下悲壮的遗容。宁静空寂的气氛，这时隔离了一切野心的纠缠和粗暴的侵袭，也驱逐了一切空洞的宏大叙事。尽管这些消逝的景物，正是世上那些宏大事业一种结果，在另一个音频，正回响着人世间的无尽的回声。

这是一个崇尚现实的社会。其现实也在寂寞乡。趋炎趋利趋新的人群，不懂得消逝之美。所以，揽澜的影展所呈现的幽晦、孤寂和消逝的美学，是对流行风格、流行套路的一种补充。■

# 我以为的爱与恨

文/唐高宽

四年前的某一天，楼下开了间杭州小笼包子铺，铺子不大，只能摆得下四张餐桌，经营铺子的是对中年的夫妇，两人偶有对话时，蹦出来的是一串串我听不懂的吴依软语，不论何时走进铺子，桌子都擦拭得油光锃亮，地面也干净利落。

在被干净征服了视觉之后，包子的口味又征服了我的味觉，肉馅既有浓浓的肉香，细嚼后又透出葱姜的香味，两种味道的混合达到了刺激我味蕾的最佳比例，让我现在尝试描述出那味道时仍需要偷偷咽下口水。

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早上我都会去这家包子铺吃早餐，次数多了，老板娘不用我提醒就会端上一碗淡一点的馄饨或一碗稀一点的米粥加一屉包子……

我从不曾想过这样的日子也会改变，直到一天早上，再次走进小店时，我熟悉的店主已不在了，经营小店的换成了另一对夫妻。

那一刻，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进而沮丧，转而恼怒……我

仿佛被人耍弄后又无情抛弃的怨妇一样惶然，于是，那天早晨，我带着为前任守贞洁一样的崇高感和屈辱感毅然离开了小店。

但我却不是个真能坚守的烈女。两天之后，我低头走进了那间熟悉的小店。包子的味道差了很多，混合着我的怨气几乎难以下咽。但因为这差劲的口感，却也让我有了一丝的快慰：看，我的“守贞”多有道理！

之后，包子铺我去得断断续续，我试图用这种不规律来表达我的不满……但在尝试了周边几家实在无法入口的包子、领教了脏乱差的餐食环境之后，又加上他们也会说吴依软语、对餐桌和地面也保持着干净，我竟渐渐地没有了当初对他们的反感……当他们同样不用我交待就记住了我的馄饨要淡点粥要稀点后，我放弃了对之前口味的坚持，也忘记了对之前那对不辞而别店主的单恋式的怨念……

生活中我们以为会永远不变的那些，有多少是一厢情愿啊，而我们觉得自己一定会反感并拒绝

的，又有多少其实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懒惰了老了害怕去改变了的呢？还有啊，你正漠然的、愤恨的那些人和事，又有多少，是因为要维护只有你自己才会在乎的个性与自尊，所必须表露出的姿态呢？

说到这里，故事原本该结束了的，但就在两周之前，当我再次去小店吃包子时，小店关门了，门口贴上了“休息几天”的纸条，大概是因为疏忽，“休”字还被写成了“体”字。

那天，我笑了一下，就离开了。虽然他们写错了字，但那是一个和我这种老顾客之间的一个约定，有了约定，我就可以等啊，大不了这几天改吃油条呗！

就这样等了三天之后，我的内心已有些怅然，五天之后，生出些不舍，一周的时候，我已在吃着油条的时候，开始默念起小店的好来……

两周过去了，小店依然没有开门。于是，我决定写下我对它的想念，并一点也不为自己朝三暮四的“不贞”而感到羞愧。■

# 沉淀在记忆中的恩师

文/黄牛

岁月像一个细密的筛子，经历岁月淘洗能留存下来的，都是无法湮没的记忆。时隔半个世纪，一位令我永远感念的老师常会从记忆库存中跳出。

她，就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老师：马智彦。

我自幼丧父，从小放养，个性叛逆，从来不知何为敬畏，是学校里有名的“调皮鬼”，被视为“异类”，有老师曾打赌式地预言我是“进‘大连山’（一劳教所地名）的料”。为此我小小年纪，就自暴自弃，成日里变着花样在制造各种“恶作剧”中寻求乐趣与刺激。每逢升级分班，我都是老师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害群之马”，总被推来挡去。

跨入五年级，马老师来了。传说她“厉害”，我也在小心地试探，怕撞到枪口上。一天，马老师忽然把我叫到她办公室，与我东扯西拉，言不及义地进行了一场无主题谈话。其实，我是老师办公室的常客，每次都是因犯错而被叫去挨批。这次却不一样，是平生第一次在没犯错的情况下下一位老师与我平等谈心。马老师没算旧账，只有期待与鼓励。直到放学的铃声响了，我们才分手。我第一次有了被尊重、被期待的感觉。朦胧中，我想好好表现自己，生怕辜负了这份尊重。

因为家贫，每学期的学杂费（记忆中是一两块）我都是分期交的。因没能按时交，我曾多次被勒令停课回家取钱，“被逃学”不知多少次。教室里传出读书声，和倘伴在学校篱笆墙外的我形成极大反差，那份落寞与屈辱，我至今难忘。一次，又到了必须交费的日子，但一块钱学

杂费仍没着落。我是在母亲的叹息声中，心怀忐忑跨入教室的。谁知，马老师已用自己的钱为我垫支了，我第一次没因拖欠费而被赶出教室。一种温暖，鼓荡于一个孩子的心中。

最让我百感交集的，是有一次马老师在班上声情并茂地念了“我”的作文，并作为范文贴上了墙报。同学都惊诧于我的文采，对我刮目相看，我的虚荣心在得到满足的同时上进心也与时俱增，对学习有了兴趣。其实，这是马老师根据我的“原文”改编的，上面勾画涂改，近似重写，通篇凝结着她的心血。这个秘密直到小学毕业也没同学知道。然而，这却点燃了我对文科的兴趣，而这种转向几乎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与人生道路。

时隔多年，1972年我第一次自部队回家探亲。母亲告诉我，马老师几次登门打听我的近况。看到我的五好喜报，她连声说“打小看他就是条龙，不是虫”。听罢我流下感动的泪水。登门寻访，再次见到分别多年的马老师。见了面，我掂出了“大恩不言谢”这句话的分量。

记忆中，马老师看我的眼神总是充满宽容，这对于当时我这样一个极端自卑又生性叛逆的“坏小子”几乎是一种救赎。回望来路，我后来的一切改变与进步，都是从马老师那最真诚最平实的宽容、理解与关切引发与启动的。

如今，我也年过花甲。在我少年成长的关键时期，能遇上这样一位老师真是我此生之大幸。经过岁月的淘洗与沉淀，马智彦老师的恩德与形象已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库玛丽的眼神  
摄/赖伟



# 远处梅香熏人暖

文/王火青

住在东郊，我喜欢在雨后，趁着空气清新，沿着梅花谷穿越。今天又遇到这样的好天气，然而一些无法释怀的伤痛却不由从心中泛起。一切源自清明前夜，失去母亲的伤痛，如挥之不去的梦，潜入我灵魂深处。五十多年，一直栖息在父母这两棵大树下。如今轰然倒下一棵，那沉重的滑落声，伴随着一种失重感。

多么怀念陪着父母在梅花谷赏春观梅。那天也是雨后初晴，母亲步履缓慢，饶有兴致地对梅品点评。走到“梅后”树前，疏瘦的虬枝和大气的红焰吸引了母亲的目光，她连说“梅后”花色红得气度不凡，还特意靠近“梅后”合了影……如今，我又漫步到“梅后”树前，用心再期待那熟悉的身影，但梅花已谢，梅香已远。母亲，她带着清恬的芬芳，消失在我永远无法知晓的地方，留给我的只有黯然神伤。

母亲一辈子喜爱梅花，画梅品梅，点缀着她诗意的人生。她时常讲起初中女子教会学校的“汝梅”老师，是她将母亲引入了艺术的殿堂。这位老师擅长中国画，尤其是梅花，国文课也教得出神入化。母亲的作文和绘画总是被老师鼓励，冥冥之中，文与画，如两颗发芽的种子已在母亲心中生长。

母亲虽然跨进南大中文系，但几十年教学生涯中，她一直情系绘画。我最初的记忆，是文革“停课闹革命”，换来了母亲无课可上，她又不愿去打派仗，只有在家中捏泥塑，刻木头，玩剪纸，制作了不同材料的梅花，有泥的，蜡的，水印木刻的，还有剪纸片的。母亲玩，我也玩，那是我童年最开心的游戏。后来也许不合时宜，她进入南大“红画笔”，为应景去画领袖像、工农兵，她心爱的梅谱就此断了旋律。

后来母亲重新投入古代诗文研究，闲暇时间醉心水墨创作。诗乃有声画，画为无声诗。当母亲以诗心涵养画心时，她笔下的梅花便被赋予了灵性。她常以古人诗意作画，如写苏轼的“造物含深意，施朱发妙姿”、陆游“花中气节最高坚”，流露出她历经动乱之后，走进春天的欣然之情。借用黄遵宪“清气得来花自好”诗意创作的梅花，既反映了母亲淡泊名利的独立个性，也蕴含着她寄心物外的作画境界：身患重疾，依然乐观向上；春日将尽，老树依旧花开满枝。

每年梅花初放，她定会和我去东郊踏青赏梅，带回写生稿。如一幅题为“梅花惊艳”垂枝梅

图，画面枝枝垂拂，运笔犹似龙角，形神摇曳生姿。为了凸现此梅中佳品，母亲显示出极佳的中锋功力，枝梢顺势而下，挺秀有力；引枝断而复连，连而自然，一气呵成，潇洒之至。在校园画展展出后，母亲的好友郭维森教授送来赠诗：“柔条似柳，繁华如星。清韵悠然，可付流莺。”记得当时母亲非常开心，说遇到了赏画高手。

画梅须具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母亲画梅几十年，人与梅花已相互融入了。谁也不会在意是画者赋予了梅花以颜色和形态，还是梅花赋予了画者以个性和精神。

1983年母亲曾去美国讲学。她讲授古代文学，也带去了中国绘画艺术。曾绘制了四十多幅梅花送给美国友人，并参加了当地举办的画展，那有着浓郁中国元素的水墨梅花，成为她作为文化使者送去的最好礼物。

退休之后，她受聘南大留学生部，开设中国书画课，梅花自然是她与学生交流的最好语言。

徜徉在梅树掩映的小径，虽然满山梅花“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只有香如故”。亲爱的母亲，你已如梅花一般在我们心中绽放，那悠悠清香永远温暖着我们的心！■